

吹,也是热风。躺在水泥地上也不管用。到了1990年,手头的稿费多了点,买了个窗式空调装在卧室里,基本解决了夏天室内太热的问题。1992年3月我当了专业作家,就不用上班了。又在本院第一批自费装上了电话。

第六次换窝,是1994年从五楼搬到了另一个楼的一楼,还是三室一个小厅,但面积大了十几个平方,还有个小院。我第一次有了个属于自己的书房,于是起名长耳居。我是很喜欢住一楼的,连出差都喜欢住宾馆的一楼。躺在一楼的床上,就像睡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,睡得特别踏实。

我在小院里种养了不少的花和树。我种东西的手气是挺好的。每年春上,能从香椿树上掰下来不少鲜嫩的香椿芽,还分给邻居一些。香椿芽用鸡蛋炒了,非常好吃。菏泽好友时维亮送我一棵葛巾紫牡丹,养了几年,从一朵花开到九朵大花。此外,还有无花果、扁豆、苦瓜、芹菜。写东西时,常常一抬头就能看到香椿树上有一只漂亮的啄木鸟,或是别的叫不上名字来的鸟。还有花猫、黄鼠狼来小院里溜达。楼外的西北角有两棵大树,一棵是桤柳,一

棵是泡桐。我为它们写过散文《无名树》、《大桐树》。风水书上说,宅子的西北角有大树,乃吉树也。果然,在住此窝期间,妻子的副研究馆员和我的一级作家在1998年11月几乎同时评上了。女儿考上了重点高中山师附中,又考上了大学。我在那间书屋里,写出了七八本书的稿子。其中,146万字的长篇小说当代都市三部曲《夜风》、《夜雨》、《夜雾》,就是在那里完成的。

那套房,缺点是因地势低,夏秋季太潮,室内的家具、书、地毯容易长毛。下雨天,后阳台还有一个劲儿地往里漏水。1999年,妻子单位上揭集资建房,交上十几万元,住129平方米的房子。到2000年冬天,房子住上了,是五楼,三室两厅一卫,还有个10平方米的地下室。这房子更宽敞了。仅前阳台就有10平米,两个门厅加起来足有40平米。妻子、我、女儿每人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。且用上了管道煤气。这是第七个兔子窝。2004年,女儿考上了华东政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。2007年毕业之前,又考上了上海的公务员,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。

对此,我很知足了。从1978年结

婚,至今整整30年。我们两口子,从没房子借房子到住集体宿舍被人强迫搬家,到住上了129平米的大房子,这在过去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。上个世纪50年代,我上小学时,老师讲“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”是很遥远的共产主义,如今我们早已超越了那个“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”。30年来,我家的“五子”,其中房子、票子、孩子或从无到有,或从小到大。比起早已去世的父母来,我们也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吧!

如果说一句套话,那就是——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好日子,好好活着,好好工作,多做好事,尤其是对老人要好,对年轻人要好。看看,这一句话里有8个好字了。

我还有十个字的一句话,叫“写点好作品,留个好名声”。

现在,我就是在这所129平米的兔子窝里写这篇小文。窗外暖风温柔,绿树如翠,麻雀啁啾,喜鹊喳喳,一派大好春光!

奏。

一出好戏往往是演员与琴师的密切配合,好的琴师是不看谱子的,他的谱子都记在心里,他拉曲子时总会给自己留有余地,叫自己给自己留活路,而且他会唱,知道路数,叫“死曲活唱”,哪儿该起,哪儿该停,柔缓徐急,收放自如,会随着剧情的变化而起承转合,如波行浪谷。有的甚至能在演员忘词时适时地连缀上一段,以掩瑕疵而不露半点痕迹。这人的技艺已如化境,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

大凡名角都有自己得意的琴师,

戏的话題

琴 师

以前的京剧,伴奏的人坐在舞台的一侧,在出入口还有身穿长衫的人,给下场的演员挑个帘儿,上场戴个道

具什么的,叫捡场的。观众看着,也并不觉得多余。随着京剧的改革,没有了捡场人,乐队伴奏也到了幕后。

京剧的伴奏有京胡、大阮等,京二胡还是后来梅兰芳加进去的,高亢激越,悠扬悦耳,也成为京剧的主要伴

要机缘凑巧,二人要彼此钦慕,又知情知性的。梅兰芳的琴师大段时间是徐兰沅,梅兰芳访美时都带了他去,二人合作时间又长,默契无隙,也是梨园中的一段佳话。后来徐先生去了,就由姜凤山操琴,江老如今给青年人说起戏来,对梅派也是深存真知灼见。

有时戏刚开始,在演员未出场之前,琴师的一大段过门常常能赢得观众的“碰头彩”,这是对他们最好的奖励。

风水轮转,这些年随着国剧的重新升温,如今的舞台上活跃着许多的年轻人,特别是一些年轻又美的女子,比如开过专场演奏会的王彩云,比如女子十二乐坊,长长的唐装拖曳着,在纤纤玉手间流淌出《夜深沉》、《小开门》,不仅把个京胡演绎得如行云流水,还有暗香浮动。

原来京胡也可以这样华丽。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它伴着一袭蓝布长衫的人,琴筒下垫一方素帕,素朴得有点寂寥,但等幕布开启,真正就该它上场了。

传薪人

京剧的四大名旦梅、程、尚、荀现在我们已无缘得见,只能从一些资料上依稀瞥见他们的绰约风姿。

票友中流传一句话:梅兰芳的样,程砚秋的唱,荀慧生的浪,尚小云的棒。这是说四个流派各有千秋。梅派的戏如《贵妃醉酒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、《洛神》等,一般都是歌舞并重,因此比较难学,在四大名旦中独领风骚。我只看过梅兰芳的《洛神》,虽是他的晚年之作,却也是仪态万方。程派以悲戏、哭戏为多,委婉细腻,代表作有《荒山泪》、《春闺梦》等,与梅派相比,程派以唱工见

长,这几年学程派的大有盛于梅派之势。当然各流派均有自己所长,演员也是根据自己的特点,而选择传承。

京剧研究生班的开办可说是前无古人的,已经有了三四期学员。全国各大剧院院的尖子汇集在此,各个行当、各个流派的影响、融合,加之艺术理论的指导,使这些有为的年轻人渐渐显山露水了。

于魁智理着三缕长髯,斯文得如同伍子胥转世;

大花脸杨赤铿铿然声如洪钟,余音绕梁,唱着《二进宫》走来了;

端庄的李胜素,华装盛服,轻移莲步,那气度只能用雍容华贵来表达!程派弟子张火丁的《锁麟囊》,曼腰低回,如弱柳扶风,清气逼人;

还有刘桂娟、袁慧琴、郑子如……

这些人把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给了京剧舞台,面对外面世界的诱惑,他们还在坚守着。排练,演出,演出,排练,日子被这些事塞得满满的,有那么多多的资料要看,有那么多好的老师调教,他们觉得应该坚守,因为他们把自己作为“传薪”的人,要不断地往前走。

因为热爱,才会执著。

有这些美的东西滋养着,慢慢地,相信他们会走出自己的路来。

画家与戏

也许缘于都是艺术的缘故吧,画家中有许多爱戏的,像专门画戏的关良、马得等,其他倾心于戏的画家也为数不少。

京戏里的某些东西与绘画有着某种联系,如人物间的关系、黑白、色彩等。李苦禅说学戏是赵子龙的七进七出,学画也是如此。他能把戏里的一些道理放进画里去,他画的鹰你细细品

来,就跟武生演员的亮相似的,精神!李苦禅爱戏,单在画桌前立着刀枪把子,已是罕见,何况还天天练功呢。抗战期间,他在杭州艺专任教时,还曾以教授之躯上台表演节目,结果学生把掌心都拍红了。他的老师齐白石也是戏迷,有时寂寞了,就叫苦禅去唱一段。李苦禅与盖叫天、赵燕侠,都有很深的友谊。

关良,早年留学法国,修的是油画,他是最早涉猎用中国笔墨表现戏曲人物的,也是表现戏曲人物最有韵味的,可说是融贯中西的大家。武松的勇武、杨贵妃的幽怨无奈、阎婆惜的骄横,全无一计,幽默天真。乍看朴拙,细看却是无处不在的准确。一次李苦禅带着学生去看关良的画展,有学生问道:“关先生为什么不把人物比例画得准确些呢?”苦禅曰:“良公这叫得意忘形”。回答得多妙!苦老所说的这个“意”,其实不就是画家们终生所追求的“似与不似之间”吗?

马得的戏曲人物,草草数笔,切中肯綮,只在紧要处点染几点赭红,旁落是自己对戏中人物的一得之见,嬉笑嗔怒,称为“戏话”。

韩羽的戏画,更重落墨渲染,造型更加夸张疏放,他的笔似随意地在线与墨的世界里游走,有时意到酣浓处,朱红绿玉含混得一塌糊涂,但能让你感觉到那是一个飞扬跋扈的大花脸。

记得苏轼曰:奇茶妙墨俱佳。是啊,听戏时,最好先泡上一壶茶,茶具须是青花瓷的,水汽氤氲中人物纷纷上场。还要感谢那些画戏的人,给了我们另一个有意味的戏曲世界。这样的日子因为茶,因为戏的浸染成了享受,而这样的日子也变得明媚起来。

本栏责任编辑:孔燕